王氏據閩中

唐僖宗中和元年秋八月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衆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自稱將軍有衆萬餘人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表爲光州刺史固始縣佐王潮及弟審邽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爲軍正使典資糧閱士卒信用之

四年　初黃巢轉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衆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鎰奏爲團練副使泉州刺史左廂都虞候李連有罪亡入溪洞合衆攻福州巖擊敗之鎰畏巖之逼表巖自代壬寅以巖爲福建觀察使巖爲治有威惠閩人安之

光啓元年春正月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二州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爲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江州二州然皆不能守也

秋八月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寀扶其母董氏崎嶇從軍緒召潮等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柰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爲之請乃捨之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踰已又氣質魁岸皆殺之劉行全亦死衆皆自危曰行全親也且軍鋒之冠猶不免況吾屬乎行至南安王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違墳墓捐妻子羈旅外鄉爲羣盜豈所欲哉乃爲緒所迫脅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殺無辜軍中子子者受誅且盡子須眉若神騎射絕倫又爲前鋒吾竊爲子危之前鋒將執潮手泣問計安出潮爲之謀伏壯士數十人於篁竹中伺緒至挺劒大呼躍出就馬上擒之反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潮推前鋒將爲主前鋒將曰吾屬今日不爲魚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爲主

誰敢先之相推讓數四卒奉潮爲將軍緒歎曰此子在吾網中不能殺豈非天哉潮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所過秋豪無犯行及沙縣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帥耆老奉牛酒遮道請潮留爲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

二年秋八月王潮拔泉州殺廖彥若潮聞福建觀察使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巖表潮爲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略既得泉州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悅服幽王緒於別館緒慙自殺

昭宗大順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疾病遣使以書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巖卒巖弟都將范暉諷將士推己爲留後發兵拒潮

景福元年范暉驕侈失衆心王潮以從弟彥復爲都統弟審知爲都監將攻福州民自請輸米餉軍平湖洞及濱海蠻夷皆以兵船助之

二年王彥復王審知攻福州久不下范暉求救於威勝節度董昌昌與陳巖昏姻發溫台婺州兵五千救之彥復審知以城取援兵且至士卒死傷多白王潮欲罷兵更圖後與潮不許請潮自臨行營潮報曰兵盡添兵將盡添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彥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盡暉知不能守夜以印授監軍棄城走援兵亦還庚子

彥復等入城辛丑暉亡於泉州沿海都爲將士所殺潮入福州自稱留後素服事陳巖以女妻其子延晦厚撫其家汀建二州降於閩海間羣盜三十餘輩皆降潰　冬十月戊戌以泉州刺史王潮爲福建觀察使

乾寧三年秋九月庚辰以福州爲威武軍以觀察使王潮爲節度使

四年冬十一月威武節度使王潮第審知爲觀察副使有過潮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捨其子延興延虹延豐延休以審知知軍事十二月丁未潮薨審知以讓其兄州刺史邵審邽以審知有功辭不受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于朝廷光化元年春三月己丑以王審知充威武留後冬十月癸卯以威武留後王審知爲節度使

三年春二月壬申加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同平章事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以王審知兼侍中

三年夏四月庚子以王審知爲閩王

均王貞明六年　初閩王審知承制加其從子泉州刺史延彬領平盧節度使延彬治泉州十七年吏民安之會得白鹿及紫芝僧浩源以爲王者之

符延彬由是驕縱密遣使浮海入貢求爲泉州節度使事覺審知誅浩源及其黨黜延彬歸私第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夏五月閩王審知寢疾命其子節度副使延翰權知軍府事　冬十二月辛未閩忠懿王審知卒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汀州民陳本聚衆二萬圍汀州延翰遣右軍都監柳邕等將兵二萬　可之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閩人破陳本斬之　三月辛酉以武節度副使王延翰爲威武節度使

夏五月甲　八加王延翰同平章事　冬十月昭武節度使　同平章事王延翰驕淫殘暴己丑自稱

閩國王立宮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倣天子之制羣下稱之曰殿下赦境內追尊其父審知曰昭武王　閩王延翰蔑棄兄弟襲位纔踰月出其弟延鈞爲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采擇不已延鈞上書極諫延翰怒由是有隙父審知養子延禀爲建州刺史延翰與書使之采擇延禀復書不遜亦有隙十二月延禀延鈞合兵襲福州延禀順流先至福州指揮使陳陶帥衆拒之兵敗陶自殺是夜延禀帥壯士百餘人趣西門梯城而入執守門者發庫取兵仗及寢門延翰驚匿別室辛卯旦延禀執之暴其罪惡且稱延翰與妻崔氏共

弑先王告諭吏民斬于紫宸門外是日延鈞至城南延禀開門納之推延鈞爲威武留後

二年春正月戊辰王延禀還建州王延鈞送之將別謂延鈞曰善守先人基業勿煩老兄再下延鈞遜謝甚恭而色變

夏五月癸丑以威武留後王延鈞爲本道節度使守中書令琅邪王

三年秋七月戊辰以威武節度使王延鈞爲閩王冬十二月閩王延鈞度民二萬爲僧由是閩中多僧

四年冬十二月奉國節度使知建州王延禀稱疾退居里第請以建州授其子繼雄庚子詔以繼雄爲建州刺史

長興二年夏四月閩奉國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延禀聞閩王延鈞有疾以次子繼昇知建州留後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癸卯延禀攻西門繼雄攻東門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軍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喜屏左右登仁達舟慰撫之仁達斬繼雄梟首於西門延禀方縱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因縱兵擊之衆潰左右以斛昇延禀而走甲辰追擒之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禀慙不能對延鈞囚于別室遣使者如建州招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昇及弟

繼倫特吳越仁達延鈞從子也　五月閩王延鈞斬王延禀於市復其姓名曰周彥琛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撫慰吏民　六月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巫者徐彥林與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以守元爲宮主

冬十二月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謂閩王延鈞曰苟能避位受道當爲天子六十年延鈞信之丙子命其子節度副使繼鵬權軍府事延鈞避位受籙道名玄錫

三年春三月甲辰閩王延鈞復位　夏六月閩王延鈞謂陳守元曰爲我問寶皇既爲六十年天子後當何如明日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言當爲大羅仙主徐彥等亦曰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鈞益自負始謀稱帝表朝廷云錢鏐卒請以臣爲吳越王馬殷卒請以臣爲尚書令朝廷不報自是職貢遂絕

四年春正月閩人有言眞封宅龍見者閩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遂詣寶皇宮受冊備儀衛俞即皇帝位國號大閩大赦改元龍啓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廟以其僚屬李敏爲左僕射門下侍郎其子節度副使繼鵬爲右僕射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以親吏吳勗爲樞密使唐冊禮使裴傑程侃

適至海門閩主以傑爲如京使侃固求北還不許
閩主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
夏四月閩主璘立子繼鵬爲福王充寶皇宮使
五月閩地震閩主璘避位脩道命福王繼鵬權綱
萬機初閩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庳陋至是大作
宮殿極土木之盛　秋七月戊子閩主璘復位
初福建中軍使薛文傑性巧佞璘喜奢侈文傑以
聚斂求媚璘以爲國計使親任之之文傑陰求富
氏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胷背分受仍以銅斗
火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求其罪
將治之光怨怒帥其衆自萬人叛奔吳

九月閩內樞密使薛文傑說閩主抑挫諸宗室
子繼圖不勝忿謀反坐誅連坐者千餘人　閩
好鬼神巫盛韜等皆有寵薛文傑言於閩主曰陛
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不能知也盛韜善視
鬼宜使察之閩主從之文傑惡樞密吳昂昂有疾
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
但小苦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愼勿以
它疾對也昂許諾明日文傑使韜言於閩主曰適
見北廟崇順王訊吳昂謀反以銅釘釘其腦金椎
擊之閩主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問
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

昺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由是國人益怒吳光請兵於吳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光攻建州閩主遣使求救於吳越　十一月閩主尊曾夫人黃氏爲皇太后　十二月閩主改福州爲長樂府親從都指揮使王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性慷慨言事無所避閩主惡之嘗私謂左右曰仁達智有餘吾猶能御之非少主臣也至是竟誣叛族誅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遂圍建州閩主璘遣上軍使張彥柔驃騎大將軍王延宗將兵萬人救建州延宗軍及中塗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社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爲謀文傑出繼鵬伺之於啓聖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市人爭持瓦礫擊之文傑善術數自云過三日則無患部送者聞之倍道兼行二日而至士卒見之踊躍臠食之閩主亟遣赦之不及初文傑以古制檻車疏闊更爲之形如木匱攢以鐵鋩內向動輒觸之車成文傑首自入焉并誅盛韜蔣延徽攻建州垂克

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壻與臨川王濛素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兵及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士卒死亡甚衆歸罪於都虞候張重進斬之知誥疑延徽爲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于閩

二年春正月閩主立淑妃陳氏爲皇后初閩主兩娶劉氏皆士族美而無寵陳后本閩太祖侍婢金鳳也陋而淫閩主嬖之以其族人守恩斤勝爲殿使　夏六月閩福王繼鵬私於宮人李春鸞繼鵬請之於陳后后白閩主而賜之　初閩主有幸臣曰歸守明出入卧內閩主晚年得風疾陳后與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殺私通國人皆惡之莫敢言可殺嘗譖皇城使李倣於閩主后族陳斤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倣及繼鵬皆恨之閩主疾甚繼鵬有喜色倣以閩主爲必不起冬十月己卯使壯士數人持白挺擊李可殺殺之中外震驚庚辰閩主疾少間陳后訴之閩主力疾視朝詰可殺死狀倣懼而出俄頃引部兵鼓譟入宮閩主聞變匿於九龍帳下亂兵刺之而出閩主宛轉未絕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倣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斤勝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繼韜素與繼鵬相惡故也辛巳繼鵬稱皇太后令監國是日即皇帝位更名昶

謚其父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既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於唐大赦境內立李春鷺爲賢妃初閩惠宗娶漢主女清遠公主使宦者閩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專掌國信漢主賜以大第稟賜甚厚數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漢主聞而賢之以爲內常侍使鉤校諸司事延遇聞惠宗遇弒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　閩皇城使判六軍諸衛李倣專制朝政陰養死士閩主昶與拱辰指揮使林延皓等圖之延皓等詐親附倣倣待之不疑十一月壬子倣入朝延皓等伏衛士數百於內殿執斬之梟首朝門倣部兵千餘持白挺攻應天門不克焚啓聖門奪倣首犇吳越詔暴倣罪君及殺繼韜等罪告諭中外以建王繼嚴權判六軍諸衛以六軍判官永泰葉翹爲內宣徽使參政事翹博學質直閩惠宗擢爲福王友昶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昶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政令不善公當極言柰何棄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

昶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鸞待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柰何以新愛而棄之昶不從由是疎之未幾復上書言事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遂放歸永泰以壽終　十二月閩主賜洞真先生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乃至更易將相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三月閩主昶改元通文立賢妃李氏爲皇后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二年夏四月閩王作紫微宮飾以水晶土木之盛倍於寶皇宮又遣使散詣諸州伺人隱慝

六月方士言於閩主云有白龍夜見螺峯閩主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閩主謂吏部侍郎判三司候官蔡守蒙白閩有司除官皆受賂有諸對曰浮言無足信也閩主曰朕知之久矣今以委卿擇賢而授不肖及罔冒者勿拒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守蒙素廉以爲不可閩主怒守蒙懼而從之自是除官但以貨多寡爲差閩主又以空名堂牒使醫工陳究賣官於外專務聚斂無有盈厭又詔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　冬十月閩主命其弟威武節度使繼恭上表告嗣位于晉且請置邸于都下

三年冬十一月丙午以閩主昶爲閩國王以左散騎常侍盧損爲冊禮使賜昶赭袍戊申以威武節度使王繼恭爲臨海郡王閩主聞之遣進奏官林恩白執政以旣襲帝號辭冊命及使者閩諫議大夫黃諷以閩主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閩主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也閩主怒黜爲民

四年春二月盧損至福州閩主稱疾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其禮部員外郎鄭元弼奉繼恭表隨損入貢閩主不禮於損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語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賓其能久乎余將僧服而北逃會當相見上國耳　閩主忌其叔父前建州刺史延武戶部尚書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與延武有怨託鬼神語云延武延望將爲變閩主不復詰使興帥壯士就第殺之并其五子閩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　閩判六氣諸衛建王繼嚴得士心閩主忌之六月罷其兵柄更名繼裕以弟繼鏞判六軍去諸衛字林興詐覺流泉州望氣者言宮中有災乙未閩主徙居長春宮　初閩惠宗以太

祖元從爲拱宸控鶴都及康宗立更募壯士二千人爲腹心號宸衛都祿賜皆厚於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將作亂閩主欲分隸漳泉二州二都益怒閩爲長夜之飲彊羣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繼隆醉失禮斬之屢以猜怒誅宗室叔父左僕射民平章事延義陽爲狂愚以避禍閩主賜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尋復召還幽於私第閩主數倖拱宸控鶴軍使永泰朱文進光山連重遇二人怨之會北宮火求賊不獲閩主命重遇將內外營兵掃除餘燼日役萬人士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郯私告重遇辛巳夜

直帥二都兵焚長春宮以攻閩主使人於瓦礫中呼萬歲復召外營兵共攻閩主獨衛都拒戰閩主乃與李后如宸衛都比明亂兵乃宸衛都宸衛都戰敗餘衆千餘人奉閩主及李后北關至梧桐嶺衆稍逃散延義使兄子前汀州史繼業將兵追之及於柿舍閩主素善射引弓殺數人俄而追兵雲集閩主知不免投弓謂繼業曰卿臣節安在繼業曰君無君德臣安得有臣等新君叔父也舊君昆弟也孰親孰疎閩主不復言繼業與之俱還至陁莊飲以酒醉而縊之并李后及諸子王繼恭皆死宸衛餘衆犇吳越延義自

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曦改元永隆赦繫囚
頒賚中外以宸衛弒閩主赴於鄰國謚閩主曰聖
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弘孝皇帝廟號康宗遣
商人間道奉表稱藩于晉然其在國置百官皆如
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真爲司空兼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連重遇之攻康宗也陳守元在宮
中易服色將逃兵人殺之重遇執蔡守蒙數以賣
官之罪而斬之閩主曦既立遣使誅林興於泉州
冬十月庚戌閩主康宗所遣使者鄭元弼至大梁
康宗遺執政書曰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比
辰之帝座頻移致東海之風恍多阻又求爲敵國
往致書往來帝怒其不遜壬子詔却其貢物及福
建諸州綱運並令元弼及進奏官林恩部送速歸
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言王昶僭慢宜執留使者
籍沒其貨乃下元弼恩獄　十二月閩主作新
宮徙居之
五年春正月帝引見閩使鄭元弼等元弼曰王昶
蠻夷之君不知禮義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
不足怒臣將命無狀願伏鈇鑕以贖昶罪帝憐之
辛未詔釋元弼等　閩王曦既立驕淫苛虐猜忌
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
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葉翹監建州軍教練使杜

漢崇監南鎮軍二人爭捃延政陰事告於曦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叶翹訶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斬翹翹犇南鎮延政發兵就攻之敗其戍兵翹漢崇犇福州西鄙戍兵皆潰

二月曦遣統軍使潘師逵吳行眞將兵四萬擊延政師逵軍於建州城西行眞軍於城南皆阻水置營於城外盧舍延政求救於吳越王元瓘遣宣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詮內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三月戊辰師逵分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弘裔將之出戰延政遣將將林漢徹等敗之於茶山斬首千餘級丁丑王延政募敢死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潘師逵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以應之戰棹都頭建安陳誨殺師逵其衆皆潰戊寅引兵欲攻吳行眞寨建人未涉水行眞及將士棄營走死者萬人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自是建州之兵始盛　夏四月吳越仰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敗去奉牛酒犒之請班師仁詮等不從營于城之西北延政懼而復遣使乞師於閩王閩王以泉州刺史王繼業爲行營都統將兵二萬救之且移書責吳越遣輕兵絕吳越糧道會久雨吳越軍食盡五月延政遣兵出擊大破之俘斬以萬計癸未仁

詮等夜遁　唐主遣客省使尚全恭如閩和閩王曦及王延政六月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于宣陵然兄弟相猜恨猶如故　閩主曦因商人奉表自理十一月甲申以曦爲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

六年春正月王延政城建州周二十里請於閩王曦欲以建州爲威武軍自爲節度使曦以威武軍福州也乃以建州爲鎮安軍以延政爲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鎮安曰鎮武而稱之　夏四月閩主曦以其子亞澄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曦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與延政通謀遣將軍許仁欽以兵三千如汀州執延喜以歸　夏六月閩主曦聞王延政以書招泉州刺史王繼業還賜死於郊外殺其子於泉州初繼業爲汀州刺史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沂豐爲士曹參軍與之親善或告沂豐與繼業通謀沂豐以侍宴即收下獄明日斬之夷其族沂豐涉之從弟也時年八十餘國人哀之自是宗族勳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舁櫬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貶漳州司户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謀於國計使南安陳乎範乎範請日進萬金曦悅加乎範禮部侍郎乎範增筭商賈數倍曦宴羣臣舉酒屬乎範

曰明珠美玉求之可得如斥範人中之寶不可得也未幾商賈之筭不能足日進貸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卒曦祭贈甚厚諸省務以斥範貸帖聞曦大怒斲棺斷其尸棄水中以連江人黃紹頗代爲國計使紹頗請令欲仕者自非蔭補皆聽輸錢即授之以資望高下及州縣戶口多寡定其直自一百緡至千緡從之　秋七月閩王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使與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福建之間暴骨如莽鎮武節度判官晉江潘承祐屢請息兵修好延政不從閩主使者至延政大陳甲卒以示之對使者語甚悖慢承祐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閩主曦惡泉州刺史王繼嚴得衆心罷歸酖殺之　九月閩王曦以其子琅邪王亞澄爲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改號長樂王　冬十月閩主曦即皇帝位王延政自稱兵馬元帥閩同平章事李敏卒

七年春正月閩主曦立皇后李氏同平章事眞之女也嗜酒剛愎曦寵而憚之　三月閩主曦立長樂王亞澄爲閩王　夏六月閩富沙王延政圍汀州閩主曦發漳泉兵五千救之又遣其將林守亮入尤溪大明宮使黃敬忠屯尤口欲乘虛襲

建州國計使黃紹頗將步卒八千爲二軍聲援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戰不克而歸其將包洪實陳望將水軍以禦福州之師丁酉遇於尤口黃敬思將戰占者言時刻未利按兵不動洪實等引兵登岸水陸夾攻之殺敬思俘斬二千級林守亮黃紹頗皆遁歸　八月閩主曦遣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錢萬緡將吏敕告六百四十通求和於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丙寅閩主曦宴羣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彊之繼柔私減其酒曦怒并客將斬之　閩主曦以同平章事候官余廷英爲泉州刺史廷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以備後宮事覺曦遣[illegible]史按之廷英懼詣福州自歸曦詣[illegible]將以爲[illegible]廷英退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謂曰宴已賞矣皇后貢物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爲相　閩鹽鐵使右僕射李仁遇敏之子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於曦十二月以仁遇爲左僕射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吏部侍郎李光準爲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並同平章事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

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醒而釋之它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捽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齊王天福八年春二月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大赦改元天德以將樂縣為鏞州延平鎮為鐔州立皇后張氏以節度判官潘承祐為吏部尚書節度巡官建陽楊思恭為兵部尚書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思恭遷僕射錄軍國事延政服赭袍御翠然冠參及接鄰國使者猶如藩鎮禮殷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楊思恭以善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剥皮　三月閩主曦納金吾使尚保殷之女立為賢妃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殷將陳望等攻閩福州入其西郛既而敗歸

夏五月殷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斂煩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為兵羈旅愁怨三也楊思恭奪人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莫敢言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裹糧將攻臨汀曾不憂金陵錢塘承虛相襲

六也括高貲户財多者補宫逋負者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菜魚米獲利至微斂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爲鄰即位以來嘗通使九也宫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册王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　初閩主曦侍康宗宴會新羅獻寶劒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何所施倓對曰斬爲臣不忠者時曦已蓄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羣臣復有獻劒者曦命發倓冢斬其尸校書郎陳光逸謂其友曰主上失德亡無日矣吾欲死諫其友止之不從上書陳曦大惡五十事曦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頸懸諸庭樹久之乃絶　閩主曦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皆杖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贊不舉劾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箠楚曦正色曰卿欲效魏徵邪元弼曰臣以陛下爲唐太宗故敢效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贊竟以憂卒

開運元年春正月唐主遣使遺閩主曦及册王延政書責以兄弟尋戈曦復書引周公誅管蔡唐太宗誅建成元吉延政復書斥唐王奪楊氏國唐主怒遂與册絶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閤門使連重遇既弑康宗常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

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有它志曦不應二人大懼李后妃尚賢妃之寵欲殺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柰何會后父李真有疾乙酉曦如真第問疾文進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弑曦於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光啓閩國今子孫淫虐荒墜厥緒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衮冕帥羣臣北面再拜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葬閩主曦謚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判三司鄭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犇建州文進殺之文進下令出宮人罷營造以反曦之政務主延政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文進加樞密使鮑思潤同平章事以羽林統軍使黃紹頗爲泉州刺史左軍使程文緯爲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許文稹舉郡降之　夏四月朱文進遣使如唐唐主因其使將伐之會天暑疾疫而止　秋八月朱文進自稱威武留後權

知閩國事遣使奉表稱藩于晉癸丑以文進爲威武節度使知閩國事　冬十月殷主延政遣其將陳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盧進以兵二千屯長溪泉州散員指揮使姚林留從效謂同列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遣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屬死有餘愧衆以爲然十一月從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之家從效紿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頗吾觀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踊躍操白挺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從效持州印詣王繼勳第請王軍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函紹頗首遣副兵馬使臨淮陳洪進齎詣建州洪進至尤溪福州戍兵數千遮道洪進紿之曰義師已誅朱福州吾倍道逆嗣君於建州爾輩尚守此何爲乎以紹頗首示之衆遂潰大將數人從洪進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爲侍中泉州刺史從效忠順思安洪進皆爲都指揮使漳州將程謨聞之亡殺刺史程文緯立王繼成權州事繼勳繼成皆延政從子也朱文進之滅王氏二人以疎遠獲全汀州刺史許文稹奉表請降於殷　十二月癸丑加朱文進同平章事封閩國

王　朱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以重賞募兵二萬遣統軍使林守諒內客省使李廷鍔將之攻泉州鉦鼓相聞五百里殺王延政遣大將軍杜進將兵二萬救泉州留從效開門與福州兵戰大破之斬守諒執廷鍔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朱文進遣子弟爲質於吳以求救初唐翰林待詔臧循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常爲賈人習福建山川爲文徽畫取建州之策文徽表請用兵擊王延政國人多以爲不可唐主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循行境上覘其可否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鎬爲行營招討諸軍都虞候將兵從文徽伐殺之文徽自建陽進屯蓋竹聞泉漳汀三州皆降于殺殺將張漢貞自鎬州將兵八千將至文徽懼退保建陽臧循屯邵武邵武民導殺兵襲破循軍執循送建州斬之　閏月殺吳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已發兵今至矣福人益懼乙未朱文進遣同平章事李光準等奉國寶于殺丁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重遇方嚴兵自衛三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槊直前刺重遇殺之

斬其首以示衆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
已死何不亟取丈進以贖罪衆踊躍從之遂斬文
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二年春正月閩之故臣共迎殤王延政請歸福州
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繼昌都督南都內外諸軍事
鎮福州以飛捷指揮使黃仁諷爲鎮遏使將兵衛
之林仁翰至福州閩主賞之甚薄仁翰未嘗自言
其功發南都侍衛及兩軍中士萬五千人詣建州
以拒唐　二月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以天
威都虞候何敬洙爲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
使將軍祖全恩爲應援使姚鳳爲都監將兵數千
會攻建州自崇安進屯赤嶺閩主延政遣僕射楊
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
不戰唐人不敢逼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戰望曰
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
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寢不交
睫委之將軍今唐兵不出數千將軍擁衆萬餘不
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將軍何面
目見陛下乎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恩等
以大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走思恭
僅以身免延政大懼嬰城自守召董思安王忠順

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分守要害　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爲元從指揮使十五年不遷職閩主曦之世叛犇建州閩主延政以爲將及朱文進殺曦復叛犇福州陳取建州之策文進惡其反覆黜居福清浦城人陳繼珣亦叛閩主延政犇福州爲曦畫策取建州曦以爲著作郎及延政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王繼昌暗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潛入福州與繼珣說黃仁諷曰今唐兵乘勝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建如反掌況吾輩乘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仁諷然之是仁達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恐衆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爲衆所重乃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過膝眞天子也相與迎之三月己亥立以爲帝解去衲衣被以袞冕帥將吏北面拜之然猶稱天福十年遣使奉表稱藩于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眞將水軍五千會漳泉討巖明　夏四月閩張漢眞至福州攻其東關黃仁諷聞其家夷滅開門力戰大破閩兵執漢眞入城斬之卓巖明無它方略但於殿上噀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又遣使迎其父於莆田尊爲太上皇李仁達既立巖明自判

六軍諸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人之所以爲人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嘗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子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戰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死有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五月丁巳李仁達大閱戰士請卓巖明臨視仁達陰敎軍士突前登階刺殺巖明仁達陽驚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使居巖明之坐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號奏表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于晉并殺巖明之父唐以仁達爲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弘義編之屬籍弘義又遣使修好於吳越　唐兵圍建州屢破泉州兵許文稹敗唐兵于汀州執其將時厚卿　秋七月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閩主延政收其鎧仗遣還伏兵於隘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脯其肉以歸爲食唐邊鎬拔鐔州查文徽之黨魏岑馮延巳延魯以師出有功皆踊躍贊成之徵求供億府庫爲之耗竭洪饒撫信之民尤苦之延政遣使奉表稱臣於吳越請爲附庸以求救　八月唐兵圍建

州既久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盍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衆感其言無叛者丁亥唐先鋒橋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王忠順戰死董思安整衆犇泉州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爭伐木開道以迎之及破建州縱兵大掠焚宮室廬舍俱盡是夕寒雨凍死者相枕建人失望唐主以其有功皆不問　九月許文稹以汀州王繼勳以泉州王繼成以漳州皆降於唐唐置永安軍於建州　冬十月王延政至金陵唐主以爲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爲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

三年春三月唐泉州刺史王繼勳致書修好於威武節度使李弘義弘義以泉州故隸威武軍怒其抗禮夏四月遣弟弘通將兵萬人伐之　泉州郡指揮使留從效謂刺史王繼勳曰李弘通兵勢甚盛士卒以使君賞罰不當莫肯力戰使君宜避位自省乃廢繼勳歸私第代領軍府事勒兵擊李弘通大破之表聞于唐唐主以從效爲泉州刺史召繼勳還金陵遣將將兵戍泉州徙漳州刺史王繼成爲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許文稹爲蘄州刺史

初唐人既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弘義必令入朝宋齊丘薦覺才辯可不煩寸刃坐致弘義唐主乃拜弘義母妻皆爲國夫人四弟皆遷官以覺爲福州宣諭使厚賜弘義金帛弘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待之踈薄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　秋八月唐陳覺自福州還至劒州恥無功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弘義入朝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趣福州迎弘義延魯先遺弘義書諭以禍福弘義復書請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州師拒之覺以劒州刺史

[illegible]爲緣江戰棹指揮使表福州孤危旦夕可克唐主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傳城下不可止當發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候官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弘義出擊大破之執唐左神威指揮使楊斥鄴唐主以永安節度使王崇文爲東南面都招討使以漳泉安撫使諫議大夫[illegible]岑爲東面監軍使延魯爲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弘義固守第二城　九月李弘義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更名弘達奉表請命于晉甲午以弘達爲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閩國事　辛丑福州排陣使馬捷引唐兵自馬牧

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門橋都指揮使丁彥貞以兵百人拒之弘義退保善化門外城再重皆爲唐兵所據弘達更名達遣使奉表稱臣乞師於吳越

冬十月唐漳州將林贊堯作亂殺監軍使周承義劒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留從效舉兵逐贊堯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州唐主以思安爲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爲南州命思安及留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庚辰圍之福州使白至錢塘吳越王弘佐召諸將謀之皆曰道險遠難救惟內都監使臨安水丘昭券以爲當救弘佐曰唇亡齒寒吾爲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君但樂飽食安坐邪壬午遣統軍使張筠承泰將兵三萬水陸救福州先是募兵久無應[illegible]曰糾而爲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illegible]仁命昭券專[illegible]用兵昭券憚程昭悅以用兵事讓之弘佐命昭悅掌應援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德昭元仔倡之子也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鐺釜野有鐴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爲法

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十

一月己酉吳越兵至福州自晉浦南潛入州城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吳越兵共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爲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留從效王建封偪彊不用命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克唐主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爲吏部尚書判省事先是昌業自兵部尚書判省事出江州及還閱簿籍[illegible]

曰未數年而府庫所耗者半其能久乎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三月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己亥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簀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簀不得施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已久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棄衆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

交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吳越兵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之後追者乃還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李達之衆歸錢唐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横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爲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　留從效引兵還泉州謂唐戍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爲仇敵南接嶺海瘴癘之鄉地險土瘠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久徵夏斂僅能自贍豈勞大軍久戍於此置酒餞之戍將不得已引兵歸唐主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傅　張鈞余安皆還錢唐吳越王弘佐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　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夏四月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巳魏岑白陛下踐阼以來所信任者延巳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諫爭者逐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巳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人心疑惑

又曰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曰接羣臣終成孤立
又曰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又曰岑覺延魯更
相違戾彼前則我却彼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之
利器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又曰征討之柄
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唐主以文蔚所言
爲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至金陵
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上表待罪詔流覺於蘄
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魯誓徐鉉史館修撰韓熙
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丘延已爲之陳
請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埸有生事者矣
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
軍威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延巳罷爲太子
少保貶魏岑爲太子洗馬韓熙載屢言宋齊丘黨
與必爲禍亂齊丘奏貶載嗜酒猖狂貶和州司士
參軍　秋七月李達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後曾
詣錢唐見吳越王弘倧弘倧承制加達兼侍中更
其名曰孺贇既而孺贇悔懼以金筍二十株及雜
寶賂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求歸福州進思爲之請
弘倧從之　冬十二月威武節度使李孺贇與
吳越戍將鮑脩讓不協謀襲殺脩讓復以福州降
唐脩讓覺之引兵攻府第是日殺孺贇夷其族
己酉鮑脩讓傳李孺贇首至錢塘吳越王弘倧以

丞相山陰吳程知威武節度事　是歲唐主以羽林大將軍王延政爲安化節度使鄱陽王鎮饒州

劉氏據廣州

唐昭宗乾寧元年冬十二月封州刺史劉謙卒子隱居喪於賀江土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召補右都押牙兼賀水鎮使未幾表爲封州刺史

二年秋七月以薛王知柔爲清海軍節度使

三年冬十二月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琚譚弘玘據境拒之使弘玘守端州弘玘結封州刺史劉隱許妻以女隱僞許之託言親迎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斬弘玘遂襲廣州斬琚具軍容迎知柔入視事知柔表隱爲行軍司馬

光化元年冬十二月韶州刺史曾袞舉兵攻廣州州將王環帥戰艦應之清海行軍司馬劉隱一戰破之韶州將劉潼復據湞洭隱討斬之

五年秋九月以太保門下侍郎徐彥若充清海軍節度使代薛王知柔

天復元年冬十二月清海節度使徐彥若薨遺表薦行軍司馬劉隱權留後

二年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進圍潮州清海留後劉隱發兵擊走之乘

勝進攻韶州隱弟陟以爲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隱不從遂圍韶州會江漲餽運不繼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以羸弱挑戰大破隱于城南隱犇還全播悉以功讓諸將光稠益賢之

天祐元年　初清海節度使徐彥若遺表薦副使劉隱權留後朝廷以兵部尚書崔遠爲清海節度使遠至江陵聞嶺南多盜且畏隱不受代不敢前朝廷召遠還隱遣使以重賂結朱全忠乃奏以隱爲清海節度使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三月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同平章事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加劉隱兼侍中仍以隱爲大彭王

二年冬十月辛酉以劉隱爲清海靜海節度使以膳部郎中趙光裔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留之光裔光逢之弟殷衡德裕之孫也

三年夏四月庚子以劉隱爲南平王

乾化元年春三月清海靜海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襄王劉隱病亟表其弟節度副使巖權知留後

丁亥卒巖襲位　夏四月甲辰以清海留後劉巖爲節度使巖多延中國士人置於幕府出爲刺

史刺史無武人　冬十二月癸亥以靜江行軍司馬姚彥章爲寧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從楚王殷之請也劉巖遣兵攻容州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以桂州兵救之彥章不能守乃遷容州士民及其府藏犇長沙巖遂取容管及高州

均王乾化三年冬十月嶺南節度使劉巖求昏于楚楚王許以女妻之

貞明元年秋八月劉巖逆婦于楚楚王殷遣永順節度使存逆之　是歲清海建武節度使蕭中書令劉巖以吳越王鏐爲國王而已獨爲南平王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帝不許巖謂僚屬曰今國紛紛裂爲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僞庭乎自是貢使遂絕

三年秋八月癸巳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即皇帝位於番禺國號大越大赦改元乾亨以梁使趙光裔爲兵部尚書節度副使楊洞潛爲兵部侍郎節度判官李殷衡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謙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以廣州爲興王府　冬十月越主巖遣客省使劉瑭使於吳告即位且勸吳王稱帝

四年冬十一月越主巖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

五年春正月漢主嚴立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殷之女也　秋九月丙寅詔削劉巖官爵命吳越王鏐討之鏐雖受命竟不行

六年冬十二月漢主嚴遣使通好于蜀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漢主聞帝滅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且覘中國彊弱二月甲申詞至魏及還言帝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　冬十二月有白龍見於漢宮漢主改元白龍更名曰龔

明宗天成三年春三月楚大舉水軍擊漢圍封州漢主以周易筮之遇大有於是大赦改元大有

左右街使蘇章將神弩三千戰艦百艘救封州章至賀江沈鐵絙於水兩岸作巨輪挽絙築長堤以隱之伏壯士於堤中章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絙楚艦不能進退以彊弩交水射之楚兵大敗解圍遁去漢主以章爲封州團練使

長興元年秋九月漢主遣其將梁克貞李守鄘攻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使曲承美以歸以其將李進守交州

二年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圖復交州漢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舉

兵圍交州漢主遣承旨程寶將兵救之未至城陷
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建藝出戰寶敗死
三年漢主立其子耀樞爲雍王龜圖爲康王弘度
爲賓王弘熙爲晉王弘昌爲越王弘弼爲齊王弘
雅爲韶王弘澤爲鎮王弘操爲萬王弘杲爲循王
弘暐爲思王弘邈爲高王弘簡爲同王弘建爲益
王弘濟爲辯王弘道爲貴王弘昭爲宜王弘政爲
通王弘益爲定王未幾徙弘度爲秦王
潞王清泰元年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宿衛
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同平章事楊
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
過矣況昵羣小乎漢主曰小兒敎以戎事過煩公
憂終不戒弘度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
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久
之不召遂卒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春三月漢主以疾愈大赦
四年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於漢主曰
自馬后崩未嘗遣使於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因
薦諫議大夫李紓可以將命漢主從之楚亦遣使
報聘光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空實邊境無虞及
卒漢主復以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損爲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年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寧遠節度使南昌王定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踰年亦卒

六年冬十二月漢主寢疾有胡僧謂漢主名龔不利漢主自造龔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讀若儼

七年春三月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兼西御院使王翰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州而立弘昌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丁丑高祖高祖爲人辨察多權數好自矜大常謂中國天子爲洛州刺史嶺南珍異所聚每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爲飾用刑慘酷有灌臯劉古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同平章事楊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爲子孫計故專任宦者由是其國中宦者大盛秦王弘度即皇帝位更名玢以弘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妃　秋八月漢葬天皇大帝于康陵廟號高祖

齊王天福八年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作樂酣飲夜與倡婦微行倮男女而觀之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弘昌及內常侍番禺吳

懷恩屢諫不聽常猜忌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門羣臣宗室皆露索然後入晉王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悅其意以成其惡漢主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漢主聞而悅之丙戌與諸王宴于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宴漢主大醉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盡殺其左右明旦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王弘昌帥諸弟臨於寢殿迎弘熙即皇帝位更名晟改元應乾以弘昌爲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循王弘杲爲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又劉思潮等皆受賞賜甚厚　漢中宗既立國中議論訩訩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伺之弘杲方宴客思潮與譚令禋帥衛兵突入斬弘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而得衆尤忌之雄武節度使齊王弘弼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　冬十月漢王命韶王弘雅致仕

十一月丁亥漢主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

開運元年春三月漢主命中書令都元帥越王弘昌謁烈宗陵於海曲至昌華宮使盜殺之　漢以戶部侍郎陳偓同平章事　夏六月乙巳漢主

幽齊王弘弼于私第　冬十月丙午漢主毒殺
鎮王弘澤于邕州
二年秋八月漢主殺韶王弘雅　九月漢主殺
劉思潮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延以左僕射王翺嘗
與高祖謀立弘昌出爲英州刺史未至賜死內外
皆懼不自保
三年漢劉思潮等既死陳道庠內不自安秋九月
特進鄧伸遺之漢紀道庠問其故伸曰憨獠此書
有誅韓信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族道庠
及伸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
殺齊王弘弼貴王弘道定王弘益辨王弘濟同
王弘簡益王弘建恩王弘偉宜王弘照盡殺其男
納其女充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鑊湯
鐵牀刳剔等刑號生地獄嘗醉戲以瓜置樂工之
頸試劒遂斷其頭
乾祐元年秋八月南漢主遣知制誥宣化鍾允章
求昏於楚楚王希廣不許南漢主怒問允章馬公
復能經略南土乎對曰馬氏兄弟方爭亡於不暇
安能害我南漢主曰然希廣懦而吝嗇其士卒忘
戰曰乂此乃吾進取之秋也　冬十二月辛巳
南漢主以內常侍吳懷恩爲開府儀同三司西北

面招討使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希廣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未至南漢人已拔賀州鑿大穽於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下施機軸自塹中穿穴通穽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南漢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南漢出兵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遁歸希廣斬之南漢兵復陷昭州

隱帝乾祐三年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冬十二月南漢主遣內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貫將兵與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遂取郴州

三年秋九月南漢主立其子繼興爲衛王璇興爲桂王慶興爲荊王保興爲梅王　南漢大赦

顯德元年夏四月南漢主以高王弘邈爲雄武節度使鎮邕州弘邈以齊鎮二王相繼死於邕州固辭求宿衛不許至鎮委政僚佐日飲酒禱鬼神或上書誣弘邈謀作亂戊午南漢主遣甘泉宮使林延遇賜酖殺之

世宗顯德二年夏六月戊午南漢主殺禎州節度

使通王弘政於是高祖之諸子盡矣

三年春三月南漢甘泉宮使林延遇陰險多計數南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延遇之謀也乙未卒國人相賀延遇病甚薦內給事龔澄樞自代南漢主即日擢澄樞知承宣院及內侍省澄樞番禺人也

四年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于周爲湖南所閉乃治戰艦修武備既而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時世宗取淮南

五年秋八月辛巳南漢中宗祖長子衛王繼興即帝位更名鋹改元大寶鋹年十六國事皆決於宮使龔澄樞及女侍中盧瓊仙等

帝崩　冬十一月南漢葬文武光明孝皇帝于陵廟號中宗

冬十月南漢主以中書舍人鍾允章潛府舊僚爲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者數人以正綱紀南漢主不能從宦官間而惡南漢主將祀圓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登壇四指揮設神位內侍監許彥貞望之曰此謀反也帶劒登壇允章叱之彥貞馳入宮告允章欲於郊祀日作亂南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王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以彥貞言

爲然乃收允章繫含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薛用丕雜治之用丕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手泣曰老夫今日猶机上肉耳分爲仇人所烹但恨邕昌幼不知吾冤及其長也公爲我語之彥眞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邪復白南漢主允章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斬之白是宦官益橫李托封州人也辛亥南漢主祀圓丘大赦未幾以龔澄樞爲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大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宦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爲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

高氏據荆南

唐昭宗天復二年秋九月朱全忠表親從指揮使高季昌爲宋州團練使季昌砍石人本朱友恭之僕夫也

天祐三年冬十月武貞節度使留彥恭屢寇荆南留後賀瓌閉城自守朱全忠以爲怯以潁州防禦使高季昌代之又遣駕前指揮使倪可福將兵五千戍荆南以備吳蜀即兵引去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癸未以權荆南留後

高季昌爲節度使荆南舊統八州乾符以來寇亂相繼諸州皆爲鄰道所據獨餘江陵季昌到官城邑殘毀戶口彫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復業

六月武貞節度使雷彥恭會楚兵攻江陵事見馬氏據湖南

二年夏四月淮南遣其將李厚將水陸萬五千趣荆南高季昌逆戰敗之於馬頭　冬十月依政進士梁震唐末登第至是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震爲愚必欲使之參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季昌許之

[illegible]上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illegible]以爲謀主呼曰先輩

乾化二年高季昌潛有據荆南之志乃奏築江陵外郭增廣之　是歲高季昌出兵聲言助梁伐晉遂攻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孔勍擊敗之自是朝貢路絕勍兖州人也

均王乾化三年秋八月賜高季昌爵勃海王

九月高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塹繕器械爲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吳蜀朝廷浸不能制

四年春正月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荆南興兵取之先以水軍攻夔州時鎮江節度使兼

侍中嘉王宗壽鎮忠州夔州刺史王成先請甲宗壽但以白布袍給之成先帥之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絙拒之船不得進會風反荆南兵焚溺死者甚衆季昌乘戰艦蒙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以遁荆南兵大敗俘斬五千級成先遣人奏宗壽不給甲之狀宗壽獲之召成先斬之

貞明三年高季昌與孔勍修好復通貢獻

五年夏五月楚人攻荆南高季昌求救于吳吳命鎮南節度使劉信等帥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趣潭州武昌節度使李簡等帥水軍攻復州信等至

少帝

開運

龍德元年冬十二月高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卒萬人修江陵外郭季昌行視責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爲可福子知進婦季昌謂其女曰歸語汝舅吾欲感衆辦事耳以白金數百兩遺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荆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避唐廟諱更名季興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八下之志巖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乎季興從

十一月己未加高季興守中書令時高

子興入朝上待之甚厚　高季興在洛陽帝左右
官求貸無厭季興怨之帝欲留季興郭崇韜諫
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
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
朱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
而去至許州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爽朗一失縱
我去一失過襄州節度使孔勍留宴詰旦方斷而
去十二月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
不免虎口
一年春三月丙午加高季興兼尚書令進封南平